

往事钩沉

支援粮店去卖粮

梁建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国有粮店粮食供应品种越来越多,逢年过节时供应的白面、大米、豆类等竟达十几个品种,来粮店买粮的人从早排队到晚,粮店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春节前半月二十天是粮店最忙的,粮食是市民选购的第一波年货,而后再买酱油醋粉条、副食蔬菜。那时我在市粮食局机关工作,为方便市民买粮,元旦春节之际,粮食系统开展了“迎春杯”竞赛,面粉生产开足马力,运输企业马不停蹄,粮店售粮延长时间,机关干部下沉基层,就近支援粮店,我报名选择了宿舍门口的新民街粮店。

那天,我身着工作衣帽,脖子上扎条白毛巾到粮店报到。粮店主任是位女同志,中等个子,瘦瘦的黑黑的,但能吃苦,工作泼辣,她问我:“你是称粮呀,还是搬面?”我说:“搬面吧。”粮食品种多,称粮要速度快,看到店内排着长长的队伍,心里就发毛。

好在我在面粉厂里接过麸皮,麸皮一麻袋45公斤,粮店的面一袋才25公斤,想见还能应付得了。由于买面的人多,开着两台秤,粮店六七个人,两个称粮的,两个开票的,剩下的就是往面柜里送米送面,可以说满负

难忘时刻

回家过年

晓 根

我已有20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因母亲已故去,再也没有至亲至爱的人等我,盼我回家过年了。想到此,鼻子酸酸的,一颗滚烫的热泪从脸上滑了下来……

那时,每到春节来临之前,回家的打算始终萦绕在心头。等到零星的鞭炮声响起,等到春联染红,等到满街的脚步变得急促和匆忙起来,我总要带着做好的各种食品和年货回到那个迎接我第一声啼哭的家。

好在家不算太远,从市里的家到近郊的晋源老家,也就30多分钟的车程,不一会儿就到家了。站在街口张望的母亲早已不是我参军走时的那个母亲了。母亲脸上的红润没有了,只有满脸的苍老和有些木讷的表情。记得那年春节,我领着4岁的儿子回家过年,当吾儿看到母亲,一声甜甜的“奶奶”叫出口时,母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满足的微笑。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到很孤独、很凄凉——人啊,真是太不堪一击了!我记起在很小的时候,从姥姥家拜完年后,母亲背起8岁的我回家时行走如风的情景。说着话,我的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仿佛看见母亲的肩头有

乡土记忆

腊月拾柴草

郭华悦

旧时人家,柴草丰足是挺骄傲的一件事儿。

几根手臂粗的木头,上头盖一块大铁皮,便是一间简陋的柴草屋了。这几乎是乡村里每户人家的标配。路过的人往往装作不经意地一瞥,里头的柴草多与少,尽入眼底。而这户人家生活的好与不好,也了然于心。

到了腊月,平日里冷清的柴草间也热闹了起来。

乡里人家,一向是勤俭为主。平日里,能用到大锅灶的时候并不算太多。多数时候,两个蜂窝煤的小炉子,一个咕噜咕噜烧着开水,一个煮着稀粥。做菜,也多半是炒炒青菜,用不着大锅灶。

可腊月里,大锅灶就成了厨房的主角。一来是人多了,时不时有人串门;二来,腊月里节日多,需要做一些应节的美食。这么一来,大锅灶就派上了用场。

要用大锅灶的前提是,自家得有丰足的柴草。

有些柴草,是秋天里就留下的。如玉米芯和棉花秆,蒸的时候能用得着;玉米皮和麦秸,用来引火再适合不过。但更多的,还是得靠孩子们到外头拾点枯枝和树叶。

整个腊月,孩子们在搜罗柴草的紧张中度过。谁发现了一片小树林,里头有整整一地的枯枝,立马就能引来孩子们的哄抢。枯枝败叶最后往往成了检验孩子们友谊的铁杆标准。

有一次,我发现了一小块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天地。那儿,有堆积到膝盖的枯叶,有小臂粗的枯枝,还有各种枯草。那个下午,我敞开双臂,躺在那一片柴草中,闻着柴草的香味。那一刻,心中热切地想流泪,感谢上天馈赠的这片柴草香。

荷、大力度。那时面袋都是白布袋子,有的人家够买25公斤的,只要袋子不破不脏,就可交空袋,直接取一袋面。但大多数情况要把一袋一袋面粉倒入面柜中,给顾客零称。大米、小米、豆类都是麻袋装,一麻袋90公斤,我们就两个人抬着走上二三十米,倒入柜中。那时正当壮年,一天下来,内衣也是湿湿的。

搬了两天粮,主任说:“今天买粮的人少,你称粮吧,苦轻点。”而后对我进行了简单培训,磅上放着三四个白铁皮桶,不管称多少粮,桶是一个不能动,否则,不是亏顾客,就是亏粮店。每个居民都是十来个品种,一个品种多的十几斤,少的一二斤,但程序都一样。我们看着票单上的数量,称一种,红笔划一种。称粮时,先对好数量,再从一格格的面柜里往出取粮,少的用瓢舀,多的用桶盛,称好后,就把粮均匀倒入一个漏斗里,流入顾客口袋中。卖了一天粮,胳膊像肿了一样,哪个活也不轻啊。

最后一位顾客离开时,已是万家灯火,繁星高照,粮店职工还不能下班。开票员要清点粮票和钱,保管员要查库存,其他人要往面柜补粮,而后在米面上盖上大大的印戳,以防丢失。

些抽动,只有年幼的儿子在一旁显出莫名的诧异。

吃过了午饭,照例要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照例要去村西头去看看舅舅、舅妈,还有隔壁的二伯以及一些平常对母亲常有关照的左邻右舍。我想,我离家实在是太久了,许多年轻人和小媳妇都不认识了。

在家的那几天,母亲一有空就给她那宝贝孙子讲我儿时的淘气和一些关于年的传说,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我知道,这是母亲一年当中最开心的日子。可我就要回城里了,我无法停下匆匆的脚步。母亲的泪水不断地流,我的心又一下子悬了起来,一阵一阵地紧。我想带母亲和我一块儿走,但母亲却不愿意,她说在城里住不惯,院里也没有熟悉的人可以聊天。

当时我在想,如果母亲不在了,家里还有什么让我牵挂的?没有了牵挂,没有了期盼,我还会不会有再回到这里的理由呢?

如今,母亲已故去了整整23年,家乡早已变成了故乡,“回家过年”对我来说,已变成一种对亲人、对故土的回忆了。



一件小事

给自己刻手戳

王建章

手戳也称私章、戳子,通常专人刻制,而我年轻时曾自己刻过。1975年秋手戳不慎丢失,那是在刻字社上班的嫂子给刻的。这次打算自己刻。

当年我在工程队当技术员,一天下午办公室没人,我到木工房找来一小块松木,斧砍刀削再打磨,加工成一块5厘米高、1.6厘米见方的长方体。刻刀是从家拿来的,父亲曾用它刻制过象棋。刻字前须在木坯上反写名字,咋就能写好?看到桌上的复写纸盒,有办法了,我从中取出一张复写纸放于桌面,上面覆盖一张白纸,用圆珠笔写下了“王建章印”,翻转白纸,呈现反写的字。虽有些呆板,但也工整。

我把这张纸放在桌上,左手拿起坯子,右手握笔,在坯子正面开始临摹反字。忽又感觉“印”字多余,去掉它。这样“章”字拉长,是不好看,可好写易刻。“王”与“章”每个字都左右对称,容易写,“建”字稍有难度。写完字又在边缘画上宽近1毫米的边框线,第一道工序完成。

接着开始最重要的工序——雕刻。

雕刻是细活,一笔不慎前功尽弃。我用左手三根手指紧紧捏住手戳,右手持刀,全神贯注地用刀尖一

点点地把名字以外的木头剔除掉。“王”字简单,没多久刻完;“建”字费了些工夫;“章”字笔画多些,但个体大,并不费事。字刻完又把四条边框线刻出。略加修整,吹掉手戳上凹槽中的细木屑,细细端详还算齐整。蘸上印泥摁在纸上,移开手戳,鲜红亮丽的“王建章”映入眼帘,基本满意,但比起嫂子刻的那枚还是逊色不少。

几天后我把手戳拿回家给嫂子看,她惊讶地问:“这是你刻的?”我叙述了经过,她又说:“你真行,我们那儿刻手戳,专门有一个老师傅写反字,刻前都要把手戳牢牢夹在工作平台上。你用手拿着刻很危险,不小心会割破手。”嫂子又说:“以后需要嫂子给你刻。再说刻一个才两毛五,何苦自找麻烦?”“不麻烦,我就想刻着玩。”我说。

其实这枚木手戳并不完美,字不协调。一个多月后我获得一块有机玻璃,经过打磨,精心刻制的一枚扁手戳,“王建章”三个字同等大,匀称规范。手戳冰心玉洁,小巧玲珑。从此木章弃之不用,而这枚有机玻璃手戳一直发挥着作用,直至2015年初,我才携着它一起“解甲归田”,开始了无须盖章就能领取人民币的惬意生活。



岁月留痕

太化人的电视梦

阿 奇

太原化工厂电视台是许多太化人值得骄傲和难以忘怀的地方。尤其对我这个从化工厂来到太原电视台工作了长达30年的老太化人来说,太原化工厂电视台改变了我的职业、我的人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1987年,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有着厚重企业文化底蕴和新锐发展思想的太原化工厂开始筹建太化电视台,厂里有才干的年轻人聚集一起,在义井宿舍区建起了有线电视台,搭起了演播厅,摄影、灯光、编辑、播音,都是靠北京广播学院的几本教科书自学成才的。

1989年6月,太化电视台暨太原电视台太化记者站正式挂牌成立,义井职工俱乐部对面宿舍楼的楼上赫然出现了“太化电视台”几个金光大字。大家对电视台这个新生事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太化电视台建在义井的最高处,加班的灯光经常如灯塔般通宵亮着。

太化电视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闻、专题、综艺,面面俱到,样样地道,创办伊始就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

中央台《东方时空》节目创新,改变了人们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火爆一时;太化台大胆出新,在太原有线台开办了电视栏目《午夜·凌晨》,周末午夜5个小时的娱乐电影节目,与观众一起,午夜不睡觉、快乐到黎明,获得全国电视栏目一等奖。央视《综艺大观》最火热的时候,太化台也有综艺节目《在一起》深受观众喜爱,厂里的歌手不仅来到演播厅演唱歌曲,还被拍摄成MV,创意新颖、情景交融的电视文艺节目成为厂里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和快乐时光。

那一年,太化电视台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为了做好直播的效果,台里的年轻人采用录播的方式将晚会记者到职工家拜年的内容呈现在电视观众面前,晚会记者来到职工家里拜年,一句“胡师傅,您贵姓?”不小心被播了出来,顿时成为晚会最大的笑点,让大家欢乐无比。

随着电视的快速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个太化电视人,凭借他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增长的才干,离开化工厂,来到市台、省台、中央台等专业电视媒体,在新闻主播、栏目主编、频道策划、纪录片摄影、编导、电视剧制片人等职业岗位上,开始他们更大的电视梦。